



地球村

观察

走近俄罗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地 球 村 观 察



走近俄罗斯

闻 一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俄罗斯/闻一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5

(地球村观察)

ISBN 7-108-01020-8

I. 走… II. 闻…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91 号

责任编辑 曾一嵩

封面设计 张一红

版式设计 赵学兰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51 千字
印数 00,001—15,000 册

ISBN 7-108-01020-8/I·180 定价 19.80 元

序

俄罗斯——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话题是留给我自己的，也是留给读这本书的朋友们的。对于这个永恒的俄罗斯，需要永恒的思考和对话。

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起，我国参与这种永恒思考和对话的文人和学者就络绎不绝。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这种永恒的思考和对话大概历经了四个发展阶段。当红旗漫卷西风，苏维埃凯歌行进时，人们为这场革命的史无前例和壮怀激烈而神志荡漾，这土地上的一切：欢乐和悲伤，破坏和新生，光明和污浊，都成了能够和这方人民对话的人们的神来之笔。于是就有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从斯大林以加速、再加速的高速工业化路线建设社会主义，并在1937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到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取得辉煌的胜利，斯大林有了无与伦比的荣誉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时止，这块土地上的战争废墟，这方人民的苦难历程，这镰刀和锤子的红旗下的峥嵘岁月，都被升格为一种神话般的真理，都被凝聚成一条通行于天下的金光大道。于是就有了韬奋的《萍踪寄语》，就有了茅盾的《苏联见闻录》和《杂谈苏联》，就有了郭沫若的《苏联五十天》，就有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苏联革命和中国抗战》，以及难以计数的《今日之苏联》、《苏联游记》和《莫斯科观

D/C 51/16

感录》等一大批对苏联和俄罗斯进行思考和对话的书籍。这是一个十分辉煌的时代。人们从这种思考和对话中所获得的一切深深影响了他们的言行和生活。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在数十年的沧桑岁月中曾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和我们几代人的生活与思维。对不少人来说，他们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和这土地、这人民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也就是从这时起，向苏联学习，走苏联的道路，不仅成了几代人的座右铭和终生追求，而且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一边倒”的政治标准。在这种政治标准下，有多少笑容和眼泪，有多少辉煌和失误，有多少思索和追求，有多少悲欢和离合，有多少真理和谎言，现在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了。

然而，辉煌之后是萧瑟，盛宴过了是清冷。赫鲁晓夫向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发起了世人未曾预料过的猛烈冲击，于是，一时间天空风云变色，大地动荡不安。修正主义的始作俑者成了这位大国领导人天字第一号的罪状。那种充满深厚感情的、无限友善的思考和对话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纸上的刀枪对垒和边界上的兵戎相见成了记录于史册的不灭篇章，于是就有了新的警世通言：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和土豆加牛肉的共产主义，于是这个对所有当代中国人都十分亲近并似乎也十分了解的大国便变得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难以理解，越来越神秘了。这时，文人们、学者们就难得有什么机会去那里了，也就没有什么精力和勇气去进行什么永恒的思考和对话了，只留下了报纸上对伟大真理追求的长篇宏论和同样宏论的报道与评论。

不再向苏联学习了，不再走苏联的道路了，“一边倒”的政

治标准也犯忌讳了,该怎么办?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不能忘记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一定要坚持的,社会主义是不能背离的。于是,在我们的土地上就有了令世界刮目相看和令我们几代人骄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在那方土地上呢?共产党垮台了,苏联解体了,政治家们走马灯似地更迭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全新的国家。它没有了红旗,没有了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了曾经叱咤风云的豪言壮语。这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方土地上的人民该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生活?这是那里的政治家和人民所要决定的事,是他们自己的事。不过,对于飘扬了七十年的红旗和持续了三十年来的斯大林的执政岁月的习惯是很难一下子翻转过来的。于是,一时间,在重新启动并日益频繁的对这方土地的思考中,难以言说的不安和忧虑就多于对实际情况的认真分析,而事实上的否定、批判和斥责更使这个不再宣称自己是什么主义、走什么道路的国家变得影影绰绰起来。

然而,既然能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打交道,能和它们讲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共处,为什么要把俄罗斯撇在一边呢?何况,它毕竟是和我国有着漫长的边界、难以说清的历史关系的最大的一个邻国。俗话说,好亲不如友邻。与俄罗斯这个邻国,无论它是朋友还是敌人,总是相居为安是宜。在这个多事的、多角的现实世界里,什么样的朋友才是始终不渝的,什么样的友谊才是坚如磐石的?难说,很难说。风云变幻,世事沧桑。

好在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路,有了一个与这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新蓝图。与此同时,也有了要认真了解这个国家、思考这方土地上的事情、实事求是是与其对话的新环境和新

气氛。于是，重又有了文人和学者的北行，重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这个国家的见闻和报道，重又有了对这个国家的不尽的思考和对话。在这些思考和对话中，尽管还有傲然和偏见，但实事求是的语言多了，真情多了，得出客观结论的机会多了。于是，我也加入到了这个不尽思考和对话的行列中来了。

作为一个研究这个国家历史的学者，我的思考和对话有什么属于自己的东西呢？简而言之，在我的笔下和纸页上，现在和过去是交织在一起的，和今人的对话是与古人的交谈分离不开的，我把我自己，也把我的读者朋友带进了古往今来光怪陆离的时光隧道。当我打开发黄的档案，那积聚了多年的灰尘肯定会呛了那些只喜欢洁净纸张的人；当我把过去视为神圣的一切也列入思考和对话的议题之中时，那些习惯于光环的人无疑会指手画脚。可有什么办法呢？如果说一切都已有结论的话，又何必需要思考和对话呢？单说苏联解体这个话题吧，难道只是戈尔巴乔夫一人之罪吗？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对这个答案感到不满足；而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有如此之大的作用。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事实，一个是理论。如果只有一个戈尔巴乔夫要背离社会主义的话，那强大的苏联共产党，那众多的苏共领导人，那相信这块土地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亿万群众为什么不说“不”？如果只是英雄能创造时世的话，那马列主义学说又该如何来解释？我依然是相信首先是时世造英雄，才能有英雄造时世。真正的苏联兴亡还有待于去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and 研究。

我国史学有个优良的传统，即史学和文学的相结合，史学家和文学家的融为一体。不知为什么现在的史学文章写得越

来越枯燥,越来越没有文采,越来越叫人不耐烦去读。我自己的史学文章也是这样。似乎还有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写得有趣的,生动的,有文采的,常常被冠以“普及读物”的好听名称,而被打入史学文章的另册。一些史学同行宁肯被大块的史学文章憋死,也不愿屈尊于“普及读物”的“雕虫小技”,期盼着有朝一日史学家的尊号落到头顶时不会为往昔的平庸而羞愧。

而我喜欢色彩和情趣,希望史学和文学的融合。于是,就有了这本《走近俄罗斯》。

目 录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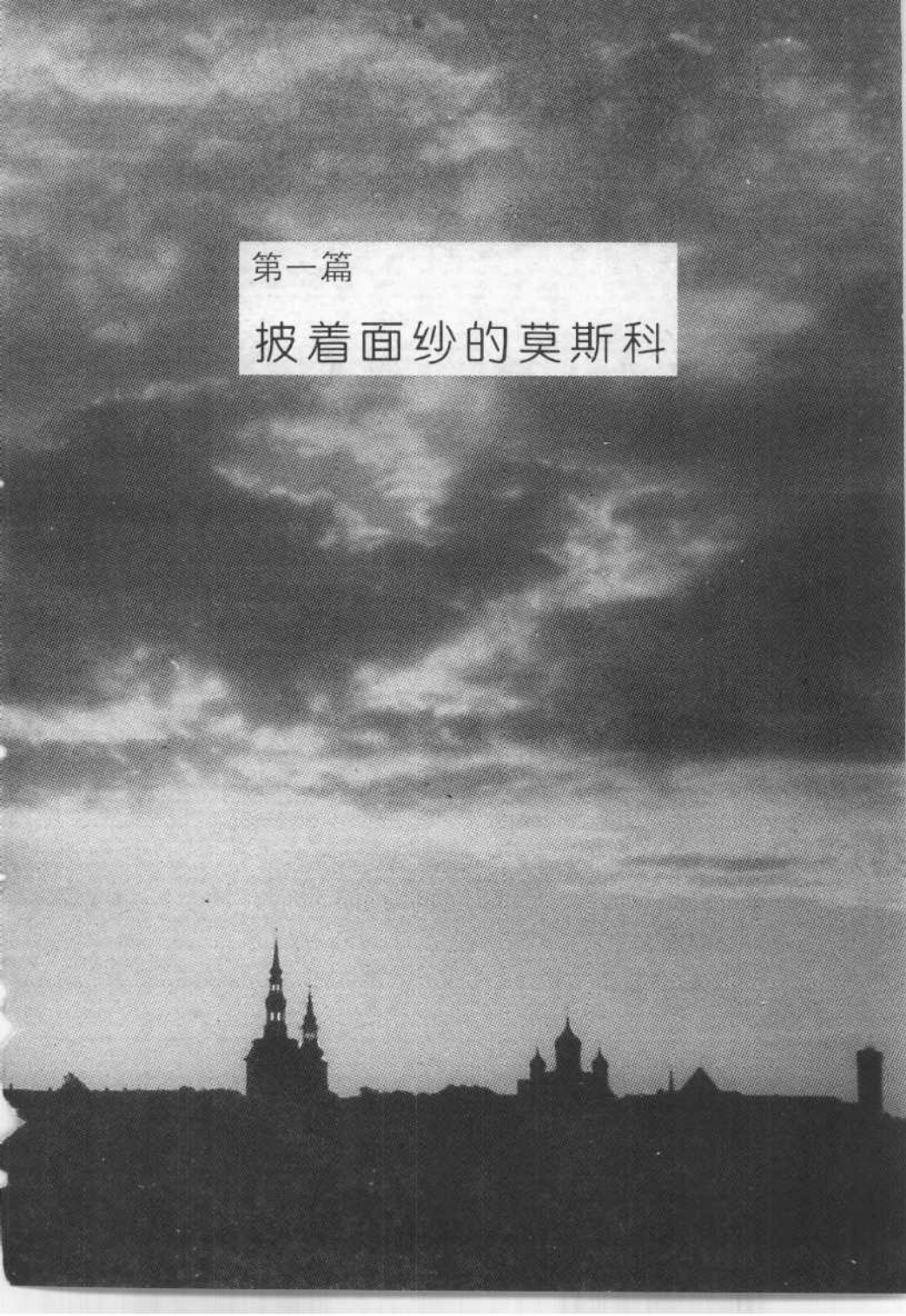
第一篇 披着面纱的莫斯科	1
地铁的故事和传说	3
列宁墓,不只是神圣	11
克里姆林宫、红场和“中国城”	20
莫斯科东南有片绿荫	31
芭蕾——天鹅的故事	41
剧院——在那大幕后面	50
不会被忘却的女人	59
他在苏联成立宣言上签过名	69
9月7日,波罗金诺	77
第二篇 在那密林深处	87
托尔斯泰村	89
深处的农民们	98
卡卢加的幻想	107
这里树林静悄悄	114
哦,那一颗高大的橡树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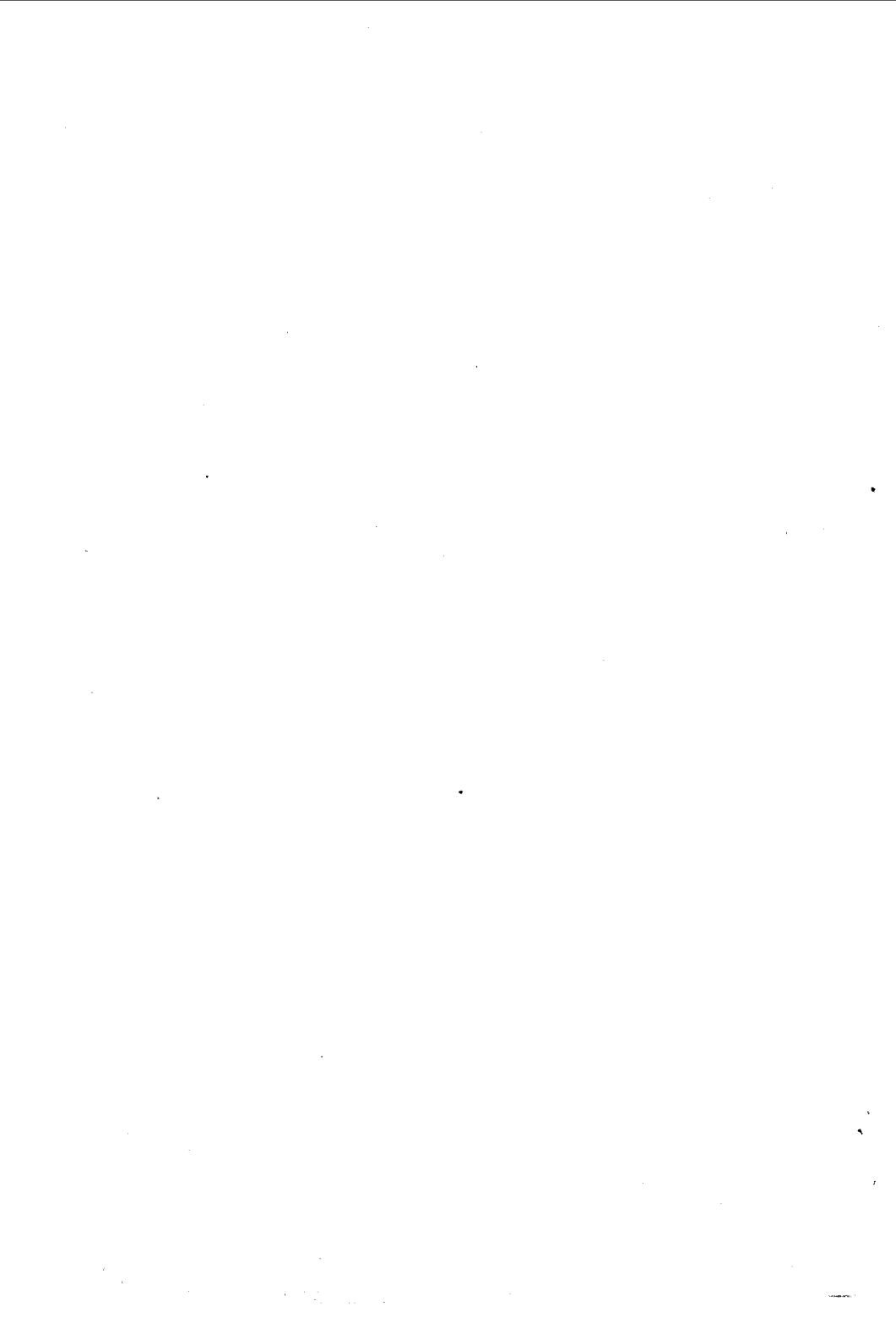
白色的海鸥·····	133
难忘扎戈尔斯克·····	144
伏尔加河上的钟声·····	153
苏兹达尔——白色的梦幻·····	161
黄金之门·····	168
第三篇 阴霾的早晨 ·····	175
战争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	177
明斯克,好大的雪!·····	184
维尔纽斯印象·····	193
公鸡——里加的骄傲·····	202
灰色的波罗的海·····	210
特拉凯——神秘城堡·····	220
第四篇 索契随想曲 ·····	231
小站雪夜·····	233
他们寻找五彩的世界·····	240
索契也下雪·····	248

车过格鲁吉亚边境.....	256
离苏呼米 17 公里	264
第五篇 第聂伯河流向黑海	273
第聂伯河上	275
山洞修道院	282
辛菲罗波尔的夏日	291
雅尔塔的记忆	298
在利瓦几亚宫的大厅里	308
阿卢普卡宫——雨中玫瑰	316
第六篇 远东,在那阿穆尔河上	325
黑龙江对岸有座城	327
布拉戈维申斯克奇遇	337
独特的华人世界	346
再进边防局	355
维亚泽姆斯基城的中国工人	364
5 月 9 日,一个吻!	373

第一篇

披着面纱的莫斯科





地铁的故事和传说

莫斯科地铁几乎是无所不在的。

在莫斯科约 1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的肢躯几乎伸展到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走进地铁,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花上一个来小时,沿一条线路从这头坐到那头,然后再换乘另一条线。如此继续下去,在十几个小时内,你就可以坐完 9 条不同方向的线路和 1 条环形线,走遍莫斯科的地下。

莫斯科东西南北方向有 9 个火车站,每个车站都与地铁相连,地铁还和商场、百货公司、影剧院、博物馆以及几乎一切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相接。在莫斯科看不见架空人行过街桥,人们就在这地下通道里穿越马路。繁华的阿尔巴特大街,闻名世界的莫斯科大剧院和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珍品堆积如山的特列季亚可夫画廊,人群摩

肩接踵的中央百货公司和国营百货公司，所有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名胜宝地的旁边或者门口都设有地铁站！

地铁列车行驶的速度很快，列车和列车之间的间隔很短，前面一列车刚刚出站，后面一列就跟了进来，似乎是一眨眼的工夫。在列车开出的隧道口的上方总有一个醒目的计时器，显示列车开出的时间和两趟车之间的间隔。所以，你不用发愁挤不上车，不用担心落了一班车会迟到。莫斯科地铁的流量很大，但却极少拥挤不堪至喘不过气来的地步。

在莫斯科地铁里有一种无形存在的速度观和时间观在起作用，这就是快速运行和分秒不得有误差。也许，这速度和时间里就有历史的因素，或者说，这速度和时间曾存在于历史，并从历史中延伸下来。

那是一个红旗漫天飞舞，革命激情高昂的年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起，斯大林就提出要以两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于是，速度成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惟一标准。高速农业全盘集体化，高速工业化，高速，高速，再高速！斯大林要通过这种高速度向全世界显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要通过这种高速度使苏联成为世界上的第一流强国。莫斯科地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建造的。斯大林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联交通人民委员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之所以能领受如此重任，最关键的就是他对斯大林忠贞不二，对斯大林的指示执行得尽善尽美。

卡冈诺维奇本人对地铁一无所知，他把设计红场列宁墓的建筑学家休谢夫找来。休谢夫还设计了马涅什广场上的“莫

斯科饭店”，是当时莫斯科城市总体规划的参与者和建筑权威。他向卡冈诺维奇介绍了世界各地修建地铁的情况：世界上的第一条地铁是1863年在英国伦敦修建的，全长只有3.6公里，用的是蒸汽机车牵引。其后，纽约、波士顿、布达佩斯、维也纳、巴黎和柏林相继有了地铁，并且改为电力机车牵引。休谢夫停顿了一下说：“现在我国财力紧张，要修建一条世界一流的地铁恐怕有困难……”

正在全神贯注倾听的卡冈诺维奇立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不！不仅要修世界第一流的，而且要修超一流的！这就是我们的高速工业化！我们就是要比资本家们干得好，这就是我们要干的！您去找几个人商量一下，拿出方案和图纸来！”在休谢夫离去时，他又强调说：“要最好的，最漂亮的！不要考虑钱！”

没有多久，方案和图纸送来了，卡冈诺维奇看得很仔细，知道线路都在市中心克里姆林宫的周围，也没有说什么。他呈送斯大林核准，斯大林当时未置可否。关于第二天卡冈诺维奇去斯大林处取图纸的情况，莫斯科《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10月中旬一天的头版上有篇小文章透露了这样的“细节”：卡冈诺维奇发现图纸上多了一个水杯的水印，圆圆的，正好把地铁线圈在了中央，他以为是斯大林要加修这样一条线，于是就让休谢夫他们加上。这种“细节”显然是一种传说，无非是想让人们在评述这段历史时，使幽默凌驾于严肃之上，多一点荒诞与神奇罢了。传说也罢，事实也罢，这已经用不着去评述了，反正在莫斯科的土地上真的有了这绕全城一周的环形线。

莫斯科地铁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不仅有本国专家的参与,而且还聘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和法国的地铁工程师。卡冈诺维奇任命他在乌克兰工作时的老朋友赫鲁晓夫为莫斯科地铁工程总指挥,布尔加宁监督赫鲁晓夫的工作,而他自己则全权裁夺一切。他不时下到深达100米的地下,检查和督促工人们干活,要求他们加速再加速,高速再高速。工人们卡冈诺维奇的军事管制方法感到害怕和厌烦,但他们并不全是出于对他的恐惧才干活的,在那个年代,社会主义的理想和追求毕竟是主要的。近10万名工人组成的浩荡大军三班倒地干活,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显示了罕见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理想和追求使普通的苏联人即使在“苦难的历程”中也是充满了无上光荣的神圣感和义务感。遗憾的是,他们为之献身的那些领袖们却不完全理解和尊重这种神圣感和义务感,领袖们淡薄了,甚至忘却了对他们的“美好生活”的允诺。于是,理想和追求所激起的精神力量就随着神圣光环的暗淡而逐渐衰减了下来。也许,莫斯科地下的这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工程正说明了这一点。

1935年5月15日,全长11.6公里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这年,卡冈诺维奇43岁。他和妻女乘上了苏联历史上的第一列地铁,到了莫斯科市中心的革命广场站,参加了在入口处举行的隆重的庆祝仪式。斯大林没有乘坐这地铁,但却早已在这里等着他,把一枚有金色绶带的列宁勋章别在他的胸前,并当众宣布莫斯科地铁以卡冈诺维奇的名字来命名。就在那个到处以伟大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一切的时代,这简直是个奇迹!这种从天而降的荣耀巩固了他在斯大林身边的地